

荀子译注

卷一

劝学第一

[题解]

本篇旨在劝勉人们勤奋学习。篇中所论述的学习，不局限于学习书本知识，还包括学习各种其他方面的知识以及修身、养道，等等。文章涉及到学习的效用、意义、目的、态度、方法以及有关教育的一系列问题。

[原文]

1.1 君子曰⁽¹⁾：学不可以已⁽²⁾。青，取之于蓝⁽³⁾，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以为轮⁽⁴⁾，其曲中规，虽有槁暴⁽⁵⁾，不复挺者，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⁽⁶⁾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

[注释]

(1)君子：指有道德的人。(2)已：停止，终止。(3)蓝：即蓼(lǐ 了)蓝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其叶经过发酵后可以提制深蓝色的有机染料靛蓝。(4) (r%u 糅)：通“燥”，用微火熏烤木料使它弯曲。(5)有：通“又”。槁(gǎo 搞)：通“煨”，烤。暴(p)瀑)：古“曝”字，晒。(6)参：检验。省(x!ng 醒)：考察。

[译文]

君子说：学习不可以固步自封。靛青，是从蓼蓝中提取出来的，但比蓼蓝更青；冰，是水变成的，但比水寒冷。木料笔直得合于墨线，但把它熏烤弯曲而做成车轮，它的弯曲度就与圆规画的相合，即使再烘烤暴晒，它也不再伸直了，这是熏烤弯曲使它这样的啊。所以木料受到墨线的弹划校正才能取直，金属制成的刀剑在磨刀石上磨过才能锋利，君子广泛地学习而又能每天检查省察自己，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为没有过错了。

[原文]

1.2 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⁽¹⁾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《诗》曰⁽²⁾：“嗟尔君子，无恒安息。靖共尔位⁽³⁾，好是正直。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⁽⁴⁾。”神莫大于化道，福莫长于无祸。

[注释]

(1)干：同“邗”(h2n 韩)，古国名，在今江苏扬州东北，春秋时被吴国所灭而成为吴邑，此指代吴国。夷：我国古代居住在东部的民族。貉(m^莫)：通“貉”，我国古代居住在东北部的民族。(2)引诗见《诗·小雅·小明》。(3)靖：安。共(g#ng 供)：通“供”。(4)介：给予。景：大。

[译文]

所以不登上高高的山峰，就不知道天空的高远；不俯视深深的山谷，就不知道大地的深厚；没有听到前代圣明帝王的遗言，就不知道学问的渊博。吴国、越国、夷族、貉族的孩子，生下来啼哭的声音都相同，长大了习俗却不同，这是教化使他们这样的啊，《诗》云：“唉呀你们君子啊，不要常常歇息着。安心供奉你的职位，爱好正直行为。上帝知道了这些，就会给你大福气。”精神修养没有比融化于圣贤的道德更高的了，幸福没有比无灾无难更大的了。

[原文]

1.3 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；吾尝跂而望矣⁽¹⁾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

闻者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⁽²⁾，善假于物也⁽³⁾。

[注释]

(1)跂(qǐ企)：通“企”，踮起脚后跟。(2)生：通“性”，指人的资质。(3)这句喻指君子凭借学习贤师益友来提高自己的修养。

[译文]

我曾经整天地思索，但不如学习片刻之所得；我曾经踮起脚跟瞭望，但不如登上高处所见之广阔。登上高处招手，手臂并没有加长，但远处的人能看得见；顺着风向呼喊，声音并没有加强，但听见的人觉得很清楚。凭借车马的人，并不是善于走路，却能到达千里之外；凭借船、桨的人，并不是善于游泳，但能渡过江河。君子生性并非与人不同，只是善于凭借外物罢了。

[原文]

1.4 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⁽¹⁾。以羽为巢，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⁽²⁾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⁽³⁾，茎长四寸，生于高山之上，而临百仞之渊。木茎非能长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⁽⁴⁾。兰槐之根是为芷⁽⁵⁾，其渐之滫⁽⁶⁾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。其质非不美也，所渐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[注释]

(1)蒙鸠：即鹪鹩，俗称黄胆鸟，又称巧妇鸟，全身灰色，有斑，常取茅苇毛毳为巢。(2)苕(ti2o迢)：芦苇的花穗。(3)射(y8夜)干：又名乌扇，一种草本植物，根入药，茎细长，多生于山崖之间，形似树木，所以荀子称它为“木”，其实是一种草。一说“木”为“艹”(草)字之误。(4)《集解》无“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”八字，据《尚书·洪范》“时人斯其惟皇之极”《正义》引文补。(5)兰槐：香草名，又叫白芷(zhǐ纸)，开白花，味香。古人称其苗为“兰”，称其根为“芷”。(6)渐(ji1n尖)：浸。滫(xi(朽))：尿(杨倞说)。

[译文]

南方有一种鸟，名叫蒙鸠，它用羽毛做窝，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，把窝系在芦苇的花穗上，风吹来，苇穗折断，鸟蛋打破，小鸟摔死。它的窝不是不完善，是窝所系的地方使它这样的。西方有一种草，名叫射干，茎长四寸，生在高山之上，因而能俯临七百多尺的深渊。它的茎并非能长到这么高，是它所处的位置使它这样的。蓬草长在大麻中，不去扶持它也挺直；雪白的沙子混在黑土中，就会和黑土一样黑。兰槐的根就是芷，如果把它浸在尿中，君子就不再接近它，百姓也不再佩带它。它的本质不是不美，而是所浸泡的尿使它这样的。所以君子居住时必须选择乡里，外出交游时必须接近贤士，这是防止自己误入邪途而接近正道的方法。

[原文]

1.5 物类之起，必有所始；荣辱之来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虫，鱼枯生蠹。怠慢忘身，祸灾乃作。强自取柱⁽¹⁾，柔自取束。邪秽在身，怨之所构⁽²⁾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湿也。草木畴生⁽³⁾，禽兽群焉，物各从其类也。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⁽⁴⁾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⁽⁵⁾，树成荫而众鸟息焉，醯酸而蚋聚焉⁽⁶⁾。故言有召祸也，行有招辱也。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[注释]

(1)柱：通“祝”(王引之说)，折断。《大戴礼记·劝学》作“折”。(2)构：结，造成。(3)畴：通“俦”，类。(4)质：箭靶。的(d@弟)：箭靶的中心。(5)斤，斧子。(6)醯(X9西)：醋。

蝻(ru@锐)：飞虫名，属蚊类。

[译文]

各种事物的发生，一定有它的起因；荣誉或耻辱的来临，必定与他的德行相应。肉腐烂了就生蛆，鱼枯死了就生虫。懈怠疏忽而忘记了自身，灾祸就会发生。刚强的东西自己招致折断，柔弱的东西自己招致约束。邪恶污秽的东西存在于自身，是怨恨集结的原因。铺开的柴草好像一样，但火总是向干燥的柴草烧去；平整的土地好像一样，但水总是向低湿的地方流去。草木按类生长，禽兽合群活动，万物都各自依附它们的同类。所以箭靶一张设，弓箭就向这里射来了；森林的树木一茂盛，斧头就来这里砍伐了；树木一成荫，群鸟就来这里栖息了；醋一变酸，蚊子就汇集到这里了。所以说说话有时会招来灾祸，做事有时会招致耻辱，君子要小心自己的立身行事啊！

[原文]

1.6 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⁽¹⁾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驎一跃⁽²⁾，不能十步⁽³⁾；驽马十驾⁽⁴⁾，功在不舍⁽⁵⁾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螾无爪牙之利、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；蟹八跪而二螯⁽⁶⁾，非蛇、螭之穴无可寄托者⁽⁷⁾，用心躁也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⁽⁸⁾，无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两君者不容。目不能两视而明，耳不能两听而聪。螭蛇无足而飞⁽⁹⁾，鼯鼠五技而穷⁽¹⁰⁾。《诗》曰⁽¹¹⁾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⁽¹²⁾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⁽¹³⁾。”故君子结于一也。

[注释]

(1)跬(ku!傀)：行走时两脚之间的距离，等于现在所说的一步、古人所说的半步。步：古人说一步，指左右脚都向前迈一次的距离，等于现在的两步。(2)骐驎：骏马。(3)步：长度单位，六尺为步。(4)驾：古代马拉车时，早晨套上车，晚上卸去。套车叫驾，所以这里用“驾”指代马车一天的行程。十驾：套十次车，指十天的行程。此指千里的路程，参见 2.8。(5)舍：舍弃。指不放弃行路。(6)八：《集解》作“六”，据《大戴礼记·劝学》改。跪：脚。螯：螃蟹等节肢动物身前的大爪，形如钳。(7)螭(sh4n善)：同“螭”。(8)冥冥、惛惛(h&n昏)：昏暗不明的样子，形容专心致志、埋头苦干。昭昭：明白的样子。(9)螭(t6ng腾)蛇：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能飞的神蛇。(10)鼯(sh0石)鼠：原作“梧鼠”，据《大戴礼记·劝学》改。鼯鼠能飞但不能飞上屋面，能爬树但不能爬到树梢，能游泳但不能渡过山谷，能挖洞但不能藏身，能奔跑但不能追过人，所以说它“五技而穷”。穷：窘困。(11)引诗见《诗·曹风·鸛鸣》。(12)仪：通“义”。(13)结：结聚不散开，比喻专心一致，坚定不移。

[译文]

积聚泥土成了高山，风雨就会在那里兴起；积蓄水流成了深潭，蛟龙就会在那里生长；积累善行成了有道德的人，自会心智澄明，而圣人的思想境界也就具备了。所以不积累起一步两步，就无法到达千里之外；不汇积细小的溪流，就不能成为江海。骏马一跃，不会满六丈；劣马跑十天也能跑完千里的路程，它的成功在于不停脚。雕刻东西，如果刻一下就把它放在一边，那就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；如果不停地刻下去，那么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。蚯蚓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，也没有强壮的筋骨，但它能吃到地上的尘土，喝到地下的泉水，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；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，但如果没有蛇、螭的洞穴就无处栖身，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。所以没有潜心钻研的精神，就不会有洞察一切的聪明；没有默默无闻的工作，就不会有显赫卓著

的功绩。徘徊于歧路的人到不了目的地，同时侍奉两个君主的人不能被双方所接受。眼睛不能同时看两个东西而全都看清楚，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全都听明白。腾蛇没有脚却能飞行，鼯鼠有五种技能却陷于困境。《诗》云：“布谷鸟住在桑树上，七只小鸟它喂养。那些善人君子啊，坚持道义一个样。坚持道义真专一，思想就像打了结。”所以君子学习时总是把精神集中在一点上。

[原文]

1.7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鱼出听⁽¹⁾，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⁽²⁾。故声无小而不闻，行无隐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润，渊生珠而崖不枯⁽³⁾。为善不积邪⁽⁴⁾，安有不闻者乎？

[注释]

(1)瓠(h)户)巴：楚国人，善于弹瑟。沈：《集解》作“流”，据《大戴礼记·劝学》改。沈：同“沉”。(2)伯牙：古代善于弹琴的人。六马：古代天子之车驾用六匹马拉；此指拉车之马。仰秣：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高诱注：“仰秣，仰头吹吐，谓马笑也。”一说“秣”通“末”，头。(3)崖，岸边。(4)邪(y6爷)：同“耶”，疑问语气词。

[译文]

从前瓠巴一弹瑟而沉没在水底的鱼都浮出水面来听，伯牙一弹琴而拉车的六匹马都抬起头来咧着嘴听。所以声音没有小得听不见的，行动没有隐蔽得不显露的。宝玉蕴藏在山中，山上的草木都会滋润；深潭里生了珍珠，潭岸就不显得干枯。是不能坚持做好事因而善行没有积累起来吧！否则，哪有不被人知道的呢？

[原文]

1.8 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⁽¹⁾，终乎读《礼》⁽²⁾；其义则始乎为士。终乎为圣人。真积力久则入，学至乎没而后止也⁽³⁾。故学数有终，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兽也。故《书》者⁽⁴⁾，政事之纪也；《诗》者⁽⁵⁾，中声之所止也⁽⁶⁾；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、类之纲纪也⁽⁷⁾。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，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⁽⁸⁾，《乐》之中和也⁽⁹⁾；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⁽¹⁰⁾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

[注释]

(1)数：与4.8“谨守其数”之“数”用法相似，指学习的具体科目。(2)《礼》：汉代称为《礼经》，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。梁、陈以后称为《仪礼》。今传十七篇，通行本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(3)没：通“歿”。死。(4)《书》：《尚书》，汉以后又称《书经》，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。(5)《诗》：汉以后又称《诗经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(6)中声：和谐的音乐。止：存。(7)大分(f8n奋)：要领，总纲。类：与“法”(规范)同义(参见1.14注(1))，但它与“法”字相对使用时，则指法的类属，即依规范类推出来的具体准则。(8)文：文采，花纹，引申指表现义的礼仪制度，如表示等级制度的车制、旗章、服饰、各种礼节仪式等等。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：“礼者，义之文也。”(9)《乐》：《乐经》，六经之一，据说它是附于《诗经》的一种乐谱，亡于秦。(10)《春秋》：是春秋时鲁国史官记载当时史事的编年史，相传孔子曾修订过。微：精深隐微，此指微言大义的《春秋》笔法。孔子删订《春秋》时，通过隐微精深的语言来隐喻对人事的褒贬。

[译文]

学习从哪里开始？到哪里终结？答案是：从学习的科目来说，是从诵读《书》《诗》等经典开始，到阅读《礼》为止；从学习的意义来说，是从做一个读书人开始，到成为圣人为止。诚心积累，长期努力，就能深入，学到

老死然后才停止。所以从学习的科目来说，是有尽头的；但如果从学习的意义来说，那么学习是片刻也不能丢的。致力于学习，就成为人；放弃学习，就成了禽兽。《尚书》，是政事的记载；《诗》，是和谐的音乐所附丽的篇章；《礼》，是行为规范的要领、具体准则的总纲。所以学到《礼》就到头了，这可以叫做达到了道德的顶点。《礼》的肃敬而有文饰，《乐》的中正而又和谐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内容渊博，《春秋》的词意隐微，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包括在这些典籍中了。

[原文]

1.9 君子之学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⁽¹⁾，布乎四体⁽²⁾，形乎动静；端而言⁽³⁾，蠕而动⁽⁴⁾，一可以为法则。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口、耳之间则四寸耳⁽⁵⁾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？

[注释]

(1)箸：通“著”（zhu\$浊），附着。(2)布：分布。四体：四肢。(3)端：通“喘”（参见 13.9），微言。(4)蠕：微动。(5)则：才。

[译文]

君子的学习，有益的东西进入耳中，记在心中，贯彻到全身，表现在举止上；所以他稍微说一句话，稍微动一动，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。小人的学习，只是从耳中听进去，从口中说出来。口、耳之间才不过四寸罢了，怎么能够靠它来完美七尺长的身躯呢？

[原文]

1.10 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学也，以为禽犊。故不问而告谓之傲⁽¹⁾，问一而告二谓之秣⁽²⁾。傲，非也；嘖，非也；君子如响矣⁽³⁾。

[注释]

(1)傲：通“躁”（俞樾说）。这两句批评小人卖弄学问的为人之学。(2)嘖（z4n 赞）：唠叨。(3)响：《集解》作“向”，据宋浙本改。响：回声。

[译文]

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，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。君子的学习，是用它来完美自己的身心；小人的学习，只是把学问当作家禽、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。所以别人没问就去告诉的叫做急躁，别人问一件事而告诉两件事的叫做唠叨。急躁，是不对的；唠叨，也是不对的；君子回答别人，就像回声应和原声一样。

[原文]

1.11 学莫便乎近其人。《礼》、《乐》法而不可说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故而不切，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⁽¹⁾，则尊以遍矣⁽²⁾，周于世矣。故曰：学莫便乎近其人。

[注释]

(1)方：通“仿”，仿效。第一个“之”训“而”。(2)以：而。

[译文]

学习没有比接近贤师更便利的了。《礼》、《乐》记载法度而未加详细解说，《诗》、《书》记载旧事而不切近现实，《春秋》文简辞约而不易迅速理解。仿效贤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，那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并获得广博的知识，也能通晓世事了。所以说：学习没有比接近那理想的良师益友更便利的了。

[原文]

1.12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⁽¹⁾，隆礼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礼，安特将学杂识志、顺《诗》《书》而已耳⁽²⁾，则末世穷年，不免为陋儒而已！将原先王，本仁义，则礼正其经纬、蹊径也⁽³⁾。若挈裘领，诎五指而顿之⁽⁴⁾，顺者不可胜数也。不道礼、宪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之，譬之，犹以指测河也，以戈舂黍也，以锥餐壶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礼，虽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礼，虽察辩，散儒也。

[注释]

(1)经：通“径”。(2)安：语助词。特：只。识：了解。(3)经纬：纵横的道路，南北向的叫经，东西向的叫纬，这里指四通八达。蹊(X9 西)径：小路，此指途径。(4)诎：通“屈”，弯曲。顿：上下抖动使整齐。

[译文]

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心悦诚服地受教于贤师更迅速有效的了，尊崇礼仪就比它差一等。如果上不能对贤师中心悦服，下不能尊崇礼仪，而只学些杂乱的知识、读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那么直到老死，也不过是个学识浅陋的书生罢了。至于想要追溯先王的道德，寻求仁义的根本，那么遵行礼法正是那四通八达的途径。这就好像提起皮衣的领子，然后弯着五个手指去抖动它一样，那数不清的裘毛就全理顺了。不遵行礼法，而只是依《诗》、《书》来立身行事，将它打个比方来说，就像用手指去测量河流的深浅，用长戈去舂捣黍子，用锥子代替筷子到饭壶中吃饭一样，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。所以尊崇礼仪，即使对其精义领会得还不够透彻，不失为一个崇尚礼法的士人；不尊崇礼仪，即使明察善辩，也不过是一个思想涣散的文人。

[原文]

1.13 问楛者⁽¹⁾，勿告也；告楛者，勿问也；说楛者，勿听也；有争气者，勿与辩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后接之；非其道，则避之。故礼恭，而后可与言道之方；辞顺，而后可与言道之理；色从，而后可与言道之致。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，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，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隐、不瞽，谨顺其身。《诗》曰⁽²⁾：“匪交匪舒⁽³⁾，天子所予⁽⁴⁾。”此之谓也。

[注释]

(1)楛(k(苦)：粗劣，此指粗野恶劣而不合礼法的事情。(2)引诗见《诗·小雅·采菽》。(3)匪：同“非”，不。交：通“绞”，急。(4)予(y(雨)：通“与”，赞许。

[译文]

问粗野恶劣之事的人，就不要告诉他；告诉你粗野恶劣之事的人，就不要去问他；谈论粗野恶劣之事的人，就不要去听他；有争强好胜脾气的人，就不要和他争辩。所以，必须遵循礼义之道来请教，然后才接待他；如果他不合乎礼义之道，就回避他。所以请教的人礼貌恭敬，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有关道的学习方法；他说话和顺，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有关道的具体内容；他的面色流露出谦虚顺从，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有关道的最精深的义蕴。还不可以跟他说却说了，叫做急躁；可以跟他说却不说，叫做隐瞒；不观察对方的气色就和他说了，叫做盲目。所以君子不急躁、不隐瞒、不盲目，谨慎地顺着那说话的对象来发言。《诗》云：“不急躁啊不怠慢，天子称是又赞叹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[原文]

1.14 百发失一，不足谓善射；千里跬步不至，不足谓善御；伦类不通⁽¹⁾，仁义不一，不足谓善学。学也者，固学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涂巷之人也⁽²⁾；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纣、盗跖也⁽³⁾；全之尽之，然后学者也。

[注释]

(1)类：法。参见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。法，规范。(2)涂：通“途”。(3)桀：名履癸，夏朝末代君王，传说中的暴君。参见 15.7 注(4)。纣：一作受，也称帝辛，商朝末代君王，传说中的暴君。跖(zh0 直)：传说中的春秋战国之际人，传统的典籍中都把他当作是贪婪的典型，称他为“盗跖”。

[译文]

射出一百支箭，只要有一支没有射中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射箭；赶一千里路程，即使还有一两步没能走完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驾车；伦理规范不能贯通，仁义之道不能一心一意地奉行，就不能称之为善于学习。学习嘛，本来就要一心一意地坚持下去。一会儿不学习，一会儿学习，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；好的行为少，不好的行为多，那就成了夏桀、商纣、盗跖那样的坏人；全面地了解伦理规范与仁义之道，又完全地遵奉它，然后才是个真正的学者。

[原文]

1.15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，故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者以持养之；使目非是无欲见也，使耳非是无欲闻也，使口非是无欲言也，使心非是无欲虑也。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声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⁽¹⁾。是故权利不能倾也，群众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荡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谓德操。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。能定能应，夫是之谓成人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⁽²⁾，君子贵其全也。

[注释]

(1)利：贪。(2)见(xi4n 现)：同“现”。光：通“广”。

[译文]

君子知道那学习礼义不全面不纯粹是不能够称之为完美的，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，思考探索以求领会通晓，效法良师益友来实践它，去掉自己有害的作风来保养它；使自己的眼睛不是正确的东西就不想看，使自己的耳朵不是正确的东西就不想听，使自己的嘴巴不是正确的东西就不想说，使自己的脑子不是正确的东西就不想考虑。等到了那极其爱好礼义的时候，就好像眼睛喜爱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，耳朵喜欢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种音调，嘴巴喜欢甜、咸、酸、苦、辣五种味道，心里贪图拥有天下一样。因此权势利禄不能够使他倾倒，人多势众不能够使他变心，整个天下不能够使他动摇。活着遵循这礼义，就是死也是为了遵循这礼义，这就叫做道德操守。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，然后才能站稳脚跟；能够站稳脚跟，然后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。能够站稳脚跟，又能够应付各种情况，这就叫做成熟完美的人。天显现出它的明亮，地显现出它的广阔，君子的可贵则在于他德行的完美无缺。

修身第二

[题解]

本篇论述了一系列修养身心，即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之术，而其根本的一点在于遵循礼义。

[原文]

2.1 见善，修然必以自存也⁽¹⁾；见不善，愀然必以自省也⁽²⁾；善在身，介然必以自好也；不善在身，菑然必以自恶也⁽³⁾。故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当者，吾友也；谄谀我者，吾贼也。故君子隆师而亲友，以致恶其贼；好善无厌，受谏而能诚，虽欲无进，得乎哉？小人反是，致乱，而恶人之非己也；致不肖，而欲人之贤己也；心如虎狼，行如禽兽，而又恶人之贼己也；谄谀者亲，谏诤者疏⁽⁴⁾，修正为笑，至忠为贼，虽欲无灭亡，得乎哉？《诗》曰⁽⁵⁾：“嗡嗡皆皆⁽⁶⁾，亦孔之哀⁽⁷⁾。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；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。”此之谓也。

[注释]

(1)修然：整饬的样子。存：省问。(2)愀(qi3o 巧)然：忧惧的样子。(3)菑(z1i 裁)：通“灾”，害。(4)诤：《集解》作“争”，据世德堂本改。(5)引诗见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。(6)嗡嗡(x9 吸)：同“吸吸”，吸取。皆皆(z1 紫)：通“訾訾”，诋毁。(7)孔：甚，很。

[译文]

看到善良的行为，一定一丝不苟地拿它来对照自己；看到不好的行为，一定心怀恐惧地拿它来反省自己；善良的品行在自己身上，一定因此而坚定不移地爱好自己；不良的品行在自己身上，一定因此而被害似地痛恨自己。所以指责我而指责得恰当的人，就是我的老师；赞同我而赞同得恰当的人，就是我的朋友；阿谀奉承我的人，就是害我的贼人。君子尊崇老师、亲近朋友，而极端憎恨那些贼人；爱好善良的品行永不满足，受到劝告就能警惕，那么即使不想进步，可能么？小人则与此相反，自己极其昏乱，却还憎恨别人对自己的责备；自己极其无能，却要别人说自己贤能；自己的心地像虎、狼，行为像禽兽，却又恨别人指出其罪恶；对阿谀奉承自己的就亲近，对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就疏远，把善良正直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讥笑，把极端忠诚的行为看成是对自己的戕害，这样的人即使想不灭亡，可能么？《诗》云：“乱加吸取乱诋毁，实在令人很可悲。谋划本来很完美，偏偏把它都违背；谋划本来并不好，反而拿来都依照。”就是说的这种小人。

[原文]

2.2 扁善之度⁽¹⁾，以治气养生，则身后彭祖⁽²⁾；以修身自强⁽³⁾，则名配尧、禹⁽⁴⁾。宜于时通⁽⁵⁾，利以处穷，礼信是也⁽⁶⁾。凡用血气、志意、知虑，由礼则治通，不由礼则勃乱提侵⁽⁷⁾；饮食、衣服、居处、动静，由礼则和节，不由礼则触陷生疾；容貌、态度、进退、趋行，由礼则雅，不由礼则夷固僻违，庸众而野。故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《诗》曰⁽⁸⁾：“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⁽⁹⁾。”此之谓也。

[注释]

(1)扁：通“遍”。扁善之度：谓遵循补法则无所往而不善。(2)《集解》无“身”字，据《韩诗外传》卷一第六章补。彭祖：姓篯，名铿，尧封之于彭城，传说他经历了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活了八百岁。(3)强：《集解》作“名”，据《韩诗外传》卷一改。(4)《集解》“配”上无“名”字，据《韩诗外传》卷一补。尧：陶唐氏，名放勋，上古五帝之一，传说中的贤君。禹：传说中的贤君，夏后氏

部落的首领，夏王朝的创始者。(5)时：通“跹”，处。(6)信：真，确实。(7)勃：通“悖”。提：通“提”，舒缓。慢“慢”。(8)引诗见《诗·小雅·楚茨》。(9)卒：尽，都。获：得时，得当。

[译文]

使人无往而不善的是以礼为法度，用以调气养生，就能使自己的寿命仅次于彭祖；用以修身自强，就能使自己的名声和尧、禹相媲美。礼义才真正是既适宜于显达时立身处世，又有利于穷困中立身处世。大凡在动用感情、意志、思虑的时候，遵循礼义就和顺通达，不遵循礼义就颠倒错乱、懈怠散慢；在吃喝、穿衣、居住、活动或休息的时候，遵循礼义就谐调适当，不遵循礼义就会触犯禁忌而生病；在容貌、态度、进退、行走方面，遵循礼义就显得文雅，不遵循礼义就显得鄙陋邪僻、庸俗粗野。所以人没有礼义就不能生存，事情没有礼义就不能办成，国家没有礼义就不得安宁。《诗》云：“礼仪全都合法度，说笑就都合时务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[原文]

2.3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，以善和人者谓之顺；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，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。是是、非非谓之知，非是、是非谓之愚。伤良曰谗，害良曰贼。是谓是、非谓非曰直。窃货曰盗，匿行曰诈，易言曰诞，趣舍无定谓之无常⁽¹⁾，保利弃义谓之至贼。多闻曰博，少闻曰浅。多见曰闲⁽²⁾，少见曰陋。难进曰倨⁽³⁾，易忘曰漏。少而理曰治，多而乱曰秬⁽⁴⁾。

[注释]

(1)趣(q&趋)：同“趋”，趋向，进取。(2)闲：同“间”(xi4n 限)，宽大，这里指见识广博。参见4.12注(11)。(3)倨(t0 提)：迟缓。(4)秬：通“眊”(m4o 冒)，昏乱不明。

[译文]

用善良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叫做教导，用善良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叫做顺应；用不良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叫做谄媚，用不良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叫做阿谀。以是为是、以非为非的叫做明智，以是为非、以非为是的叫做愚蠢。中伤贤良叫做谗毁，陷害贤良叫做残害。对的就说对、错的就说错叫做正直。偷窃财物叫做盗窃，隐瞒自己的行为叫做欺诈，轻易乱说叫做荒诞，进取或退止没有个定规叫做反复无常，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的叫做大贼。听到的东西多叫做渊博，听到的东西少叫做浅薄。见到的东西多叫做开阔，见到的东西少叫做鄙陋。难以进展叫做迟缓，容易忘记叫做遗漏。措施简少而有条理叫做政治清明，措施繁多而混乱叫做昏乱不明。

[原文]

2.4 治气、养心之术：血气刚强，则柔之以调和；知虑渐深⁽¹⁾，则一之以易良；勇胆猛戾，则辅之以道顺⁽²⁾；齐给便利⁽³⁾，则节之以动止；狭隘褊小，则廓之以广大；卑湿重迟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⁽⁴⁾；庸众駮散，则劫之以师友；怠慢僿弃⁽⁵⁾，则炤之以祸灾⁽⁶⁾；愚款端悫，则合之以礼乐，通之以思索。凡治气、养心之术，莫径由礼，莫要得师，莫神一好。夫是之谓治气、养心之术也。

[注释]

(1)知：通“智”。渐：与“良”相对，当与3.6“知则攫盗而渐”之“渐”同义，通“潜”。渐深：有胸怀不坦荡、城府太深意。(2)道：由，遵循。道顺：依顺，不越轨。(3)齐，给、便、利：都是敏捷快速的意思。“齐给”即“齐疾”。(4)抗：举，提高。(5)僿(pi4o 票)：轻薄。(6)炤同“照”，通“昭”，晓喻，使明白。

[译文]

理气养心的方法是：对血气刚强的，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他；对思虑过于深沉的，就用坦率善良来同化他；对勇敢大胆凶猛暴戾的，就用不可越轨的道理来帮助他；对行动轻易急速的，就用举止安静来节制他；对胸怀狭隘气量很小的，就用宽宏大量来扩展他；对卑下迟钝贪图利益的，就用高尚的志向来提高他；对庸俗平凡低能散漫的，就用良师益友来管教他；对怠慢轻浮自暴自弃的，就用将会招致的灾祸来提醒他；对愚钝朴实端庄拘谨的，就用礼制音乐来协调他，用思考探索来开通他。大凡理气养心的方法，没有比遵循礼义更直接的了，没有比得到良师更重要的了，没有比一心一意地爱好善行更神妙的了。这就是理气养心的方法。

[原文]

2.5 志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；内省而外物轻矣。传曰：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。”此之谓矣。身劳而心安，为之；利少而义多，为之；事乱君而通，不如事穷君而顺焉。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不为折阅不市⁽¹⁾，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。

[注释]

(1)折(sh6舌)：亏损，阅：卖。

[译文]

志向美好就能傲视富贵，把道义看得重就能藐视天子、诸侯；内心反省注重了，那么身外之物就微不足道了。古书上说：“君子役使外物，小人被外物所役使。”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。身体劳累而心安理得的事，就做它；利益少而道义多的事，就做它；侍奉昏乱的君主而显贵，不如侍奉陷于困境的君主而顺行道义。所以优秀的农夫不因为遭到水灾旱灾就不耕种，优秀的商人不因为亏损而不做买卖，有志操和学问的人不因为贫穷困厄而怠慢道义。

[原文]

2.6 体恭敬而心忠信，术礼义而情爱人⁽¹⁾，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贵；劳苦之事则争先，饶乐之事则能让，端悫诚信，拘守而详，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任。体倨固而心执诈⁽²⁾，术顺墨而精杂污⁽³⁾，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贱；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⁽⁴⁾，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⁽⁵⁾，辟违而不悫⁽⁶⁾，程役而不录⁽⁷⁾，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弃。

[注释]

(1)术：通“述”，遵循。(2)执：是“势”字之误(王引之说)，谋略，引申为狡诈。(3)顺：当作“慎”(杨倞说)，指慎到，战国中期赵国人，主张法治、势治，是一个由黄老学派演变而来的早期法家人物。墨：指墨翟，见6.4注(4)。(4)儒：通“懦”，指怕事。偷儒：苟且偷安，懒惰。(5)佞(nǐng宁)：口齿伶俐。此指施展口才不顾一切地争抢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。”兑：通“锐”，锐利，也指口齿伶俐。不曲：不转弯。指毫不谦让地直取之。(6)辟：通“僻”，邪恶。违：邪恶。(7)程役：通“逞欲”。录：检束(杨倞说)。

[译文]

外貌恭敬而内心忠诚，遵循礼义而又有爱人的情感，这样的人走遍天下，即使困厄在四方的少数民族地区，人们也没有不尊重他们的；劳累辛苦的事就抢先去做，有利享乐的事却能让给别人，端庄谨慎忠诚老实，谨守礼法而明察事理，这样的人走遍天下，即使困厄在四方的少数民族地区，人们也没有不信任他们的。外貌骄傲固执而内心狡猾诡诈，遵循慎到、墨翟的一套而精神驳杂污秽，这样的人走遍天下，即使不论到什么地方都飞黄腾达，人们

也没有不卑视他们的；劳累辛苦的事就偷懒怕事，转身逃脱，有利享乐的事就施展快嘴利舌去争抢而不退缩，邪僻恶劣而不拘谨，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不检束，这样的人走遍天下，即使不论到什么地方都飞黄腾达，人们也没有不厌弃他们的。

[原文]

2.7 行而供冀⁽¹⁾，非渍淖也；行而俯项，非击戾也⁽²⁾；偶视而先俯，非恐惧也。然夫士欲独修其身，不以得罪于此俗之人也⁽³⁾。

[注释]

(1)供：通“恭”。冀：当作“翼”（杨倞说），敬。(2)击戾：抵触。(3)此：《集解》作“比”，据宋浙本改。

[译文]

走路时恭恭敬敬，不是因为怕沾染烂泥；走路时低下头颈，不是因为怕触撞了什么；与别人对视而先低下头，不是因为害怕对方。这样看来，那些读书人只是想独自修养自己的身心，不是怕得罪这些世俗的人们啊。

[原文]

2.8 夫骥一日而千里，驾马十驾则亦及之矣。将以穷无穷、逐无极与，其折骨、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。将有所止之，则千里虽远，亦或迟、或速、或先、或后，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、逐无极与？意亦有所止之与⁽¹⁾？夫“坚白”、“同异”、“有厚无厚”之察⁽²⁾，非不察也，然而君子不辩，止之也；倚魁之行⁽³⁾，非不难也，然而君子不行，止之也。故学曰：“迟，彼止而待我，我行而就之，则亦或迟、或速、或先、或后，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？”故跬步而不休⁽⁴⁾，跛鳖千里；累土而不辍，丘山崇成⁽⁵⁾；厌其源⁽⁶⁾，开其渎，江河可竭；一进一退，一左一右，六骥不致。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⁽⁷⁾，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？然而跛鳖致之，六骥不致，是无他故焉，或为之、或不为尔！

[注释]

(1)意：同“抑”，选择连词，还是。(2)坚白：指石头的坚硬和白色两种属性。它是战国时争论的一个重要命题。以名家公孙龙为代表的“离坚白”论者认为“坚”和“白”两种属性是各自独立，互相分离的，因为眼睛看到“白”而看不出“坚”，手摸到“坚”而不能感知“白”。后期墨家则主张“坚白相盈”，认为“坚”和“白”不能离开具体的石头而独立存在。参见《公孙龙子·坚白论》以及《墨子》的《经上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。同异：是战国时名家惠施的论题。他认为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。具体的事物之间有“小同”、“小异”；而从宇宙万物的总体来看，万物又莫不“毕同”、“毕异”。参见《庄子·天下》。有厚无厚：也是惠施提出的哲学命题。他说：“无厚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。”认为平面从厚（体积）来说是无，但面积仍可大至千里。见《庄子·天下》。一说“有厚无厚”是春秋时邓析的论题，见《邓析子·无厚篇》。(3)倚魁：通“奇傀（gu9归）”，奇怪。(4)跬步：见1.6注(1)。(5)崇：通“终”。(6)厌(y1压)：同“压”，堵塞。(7)县：同“悬”。

[译文]

那骏马一天能跑千里，劣马走十天也就能达到了。但如果要去走尽没有穷尽的路途、赶那无限的行程，那么劣马就是跑断了骨头，走断了脚筋，一辈子也是不可能赶上骏马的。所以如果有个终点，那么千里的路程虽然很远，也不过是有的走得慢一点、有的跑得快一点、有的先到一些、有的后到一些，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个终点呢？不知道那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人是要穷尽那无穷的东西、追求那无限的目标呢？还是也有个止境呢？那些对“坚白”、“同异”、“有厚无厚”等命题的考察分析，不是不明察，然而君子不去辩论它，

是因为有所节制啊；出奇怪异的行为，做起来不是不难，但是君子不去做，也是因为有所节制啊。所以学者们说：“我迟缓落后了，在他们停下来等我时，我赶上去靠近他们，那也就不过是或迟缓一些、或迅速一些、或冒前一些、或落后一些，为什么不能同样到达目的地呢？”所以一步二步地走个不停，瘸了腿的甲鱼也能走到千里之外；堆积泥土不中断，土山终究能堆成；塞住那水源，开通那沟渠，那么长江黄河也可以被搞干；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，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，就是六匹骏马拉车也不能到达目的地。至于各人的资质，即使相距遥远，哪会像瘸了腿的甲鱼和六匹骏马之间那样悬殊呢？然而，瘸了腿的甲鱼能够到达目的地，六匹骏马却不能到达，这没有其他的缘故啊，只是一个去做、一个不去做罢了！

[原文]

2.9 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。其为人也多暇日者⁽¹⁾，其出人不远矣⁽²⁾。

[注释]

(1)多暇日：指懒惰而不做事。(2)人：《集解》作“入”，据《删定荀子》改。

[译文]

路程即使很近，但不走就不能到达；事情即使很小，但不做就不能成功。那些活在世上而闲荡的时间很多的人，他们即使能超出别人，也决不会很远的。

[原文]

2.10 好法而行，士也；笃志而体⁽¹⁾，君子也；齐明而不竭⁽²⁾，圣人也。人无法，则侘侘然；有法而无志其义⁽³⁾，则渠渠然⁽⁴⁾；依乎法而又深其类，然后温温然⁽⁵⁾。

[注释]

(1)体：即“身体力行”之“体”，与“行”同义，实行的意思。(2)齐：全。齐明：无所不明。竭：穷尽。不竭：指其思虑左右逢源，不但能明察一切，而且能“深其类”。(3)志：识，知。(4)渠：通“遽”（杨倞说），匆忙。(5)温：平和。

[译文]

爱好礼法而尽力遵行的，是学士；意志坚定而身体力行的，是君子；无所不明而其思虑又永不枯竭的，是圣人。人没有礼法，就会迷惘而无所适从；有了礼法而不知道它的旨意，就会手忙脚乱；遵循礼法而又能精深地把握它的具体准则，然后才能不慌不忙而泰然自若。

[原文]

2.11 礼者，所以正身也；师者，所以正礼也。无礼，何以正身？无师，吾安知礼之为是也？礼然而然，则是情安礼也；师云而云，则是知若师也。情安礼，知若师，则是圣人也。故非礼，是无法也；非师，是无师也。不是师法而好自用，譬之，是犹以盲辨色、以聋辨声也，舍乱妄无为也。故学也者，礼法也；夫师，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⁽¹⁾。《诗》云⁽²⁾：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此之谓也。

[注释]

(1)正仪：正确的准则，榜样。参见 18.1 注(2)。(2)引诗见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。

[译文]

礼法，是用来端正身心的；老师，是用来正确阐明礼法的。没有礼法，用什么来端正身心呢？没有老师，我哪能知道礼法是这样的呢？礼法是这样

规定的就这样做，这是他的性情安于礼法；老师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说，这是他的理智顺从老师。性情安于礼法，理智顺从老师，那就是圣人。所以违背礼法，那就是无视礼法；违背老师，那就是无视老师。不赞同老师和礼法而喜欢刚愎自用，拿他打个比方，那就好像让瞎子来辨别颜色、让聋子来分辨声音，除了胡说妄为之外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。所以学习嘛，就是学习礼法；那老师，就是以身作则而又重视使自己安守礼法的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好像不懂又不知，依顺上帝的法则。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

[原文]

2.12 端悫顺弟⁽¹⁾，则可谓善少者矣；加好学逊敏焉，则有钧无上⁽²⁾，可以为君子者矣。偷儒惮事，无廉耻而嗜乎饮食，则可谓恶少者矣；加炆悍而不顺⁽³⁾，险贼而不弟焉，则可谓不详少者矣⁽⁴⁾；虽陷刑戮可也。

[注释]

(1)弟(t@替)：同“悌”，顺从兄长。(2)钧：通“均”，相等。(3)炆：同“荡”，放荡。(4)详：通“祥”（杨倞说）。

[译文]

端正谨慎顺从兄长，就可以称为好少年了；再加上好学谦虚敏捷，那就只有和他相等的人而没有超过他的人，这种人就可以称为君子了。苟且偷安懒惰怕事，没有廉耻而贪图吃喝，就可以称为坏少年了；再加上放荡凶狠而不顺从道义，阴险害人而不敬从兄长，那就可以称为不祥的少年了；这种人即使遭受刑罚杀戮也是可以的。

[原文]

2.13 老老，而壮者归焉；不穷穷，而通者积焉；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，而贤、不肖一焉。人有此三行，虽有大过，天其不遂乎⁽¹⁾！

[注释]

(1)遂：通“墜”（坠）。

[译文]

尊敬老年人，那么壮年人也就来归附了；不使固陋无知的人困窘，那么通达事理的人也就汇聚来了；在暗中做好事而施舍给无力报答的人，那么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都会聚拢来了。人有了这三种德行，即使有大的过失，老天恐怕也不会毁灭他的吧！

[原文]

2.14 君子之求利也略，其远害也早，其避辱也惧，其行道理也勇。

[译文]

君子对于求取利益是漫不经心的，他对于避开祸害是早作准备的，他对于避免耻辱是诚惶诚恐的，他对于奉行道义是勇往直前的。

[原文]

2.15 君子贫穷而志广，富贵而体恭，安燕而血气不惰⁽¹⁾，劳倦而容貌不枯，怒不过夺⁽²⁾，喜不过予。君子贫穷而志广，隆仁也；富贵而体恭，杀势也⁽³⁾；安燕而血气不惰，秉理也；劳倦而容貌不枯，好交也⁽⁴⁾；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，是法胜私也。《书》曰⁽⁵⁾：“无有作好⁽⁶⁾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。

[注释]

(1)燕：通“宴”，安逸。(2)夺：剥夺，使丧失，此指处罚。(3)杀(sh4i 晒)：减少。杀势：指不盛气凌人。(4)交：当作“文”（王念孙说），指礼仪。(5)引文见《尚书·洪范》。(6)无：通“毋”，

不。

[译文]

君子即使贫穷困窘，但志向还是远大的；即使富裕高贵，但体貌还是恭敬的；即使安逸，但精神并不懈怠懒散；即使疲倦，但容貌并不无精打采；即使发怒，也不过分地处罚别人；即使高兴，也不过分地奖赏别人。君子贫穷困窘而志向远大，是因为他要弘扬仁德；富裕高贵而体貌恭敬，是因为他要减弱威势；安逸而精神不懈怠懒散，是因为他选择了合理的生活准则；疲劳而容貌不无精打采，是因为他爱好礼仪；发怒了不过分地处罚别人，高兴了不过分地奖赏别人，这是因为他奉行礼法的观念胜过了他的私情。《尚书》说：“不任凭个人的爱好，遵循先王确定的正道；不任凭个人的厌恶，遵循先王确定的正路。”这是说君子能用符合公众利益的道义来战胜个人的欲望。

卷二

不苟第三

[题解]

本篇阐述立身行事不能苟且，必须遵循礼义，所论与上篇类似。

[原文]

3.1 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唯其当之为贵。故怀负石而赴河，是行之难为者也，而申徒狄能之⁽¹⁾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⁽²⁾。山渊平，天地比⁽³⁾，齐、秦袭⁽⁴⁾，入乎耳、出乎口⁽⁵⁾，钩有须⁽⁶⁾，卵有毛⁽⁷⁾，是说之难持者也，而惠施、邓析能之⁽⁸⁾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盗跖吟口⁽⁹⁾，名声若日月，与舜、禹俱传而不息⁽¹⁰⁾；然而君子不贵者，非礼义之中也。故曰：君子行不贵苟难，说不贵苟察，名不贵苟传，唯其当之为贵。《诗》曰⁽¹¹⁾：“物其有矣，唯其时矣。”此之谓也。

[注释]

(1)申徒狄：殷朝末人，因恨道不行而抱石跳河自杀。(2)君子道行则兼善天下，道不行则独善其身，所以投河自杀是不合礼义的。(3)这是惠施的说法，见《庄子·天下》。比：相等。山渊平，天地比：这一命题是这样论证的：天是无形之物，地面之上的空虚部分即是天。所以在高山，天也高；在深渊，天也低。因此天与地的高低是一样的。又因为高山、深渊与天的距离一样，所以它们的高低便是相等的。(4)袭：合。齐、秦袭：春秋战国时齐国在今山东省北部一带，秦国在今陕西中部一带，两国不相连；但从宇宙的角度来看，它们的距离可忽略不计，因而可以说它们相连。(5)入乎耳、出乎口：人生下来不会说话，必须听大人说了才会说，可见语言必须先从耳朵里听进去了，才会从嘴里说出来。(6)钩：通“媼”(q*渠)，妇女。钩有须：妇女生出来的儿子长胡须，说明她体内也有胡须的基因，所以说妇女有胡须。(7)卵有毛：禽蛋孵出的幼禽能长出羽毛，说明蛋中本有羽毛的基因，所以说卵有毛。(8)惠施：战国中期宋国人，曾任魏相，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邓析：春秋时郑国人，刑名学家。(9)盗跖：见1.14注(3)。吟口：道说于众人之口。(10)舜：姚姓，有虞氏，名重华，史称虞舜，上古五帝之一，传说中的贤君。禹：见2.2注(4)。(11)引诗见《诗·小雅·鱼丽》。

[译文]

君子对于行为，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；对于学说，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；对于名声，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；只有行为、学说、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。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，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，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；然而君子并不推崇，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，天和地高低一样，齐国、秦国相毗连，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，女人有胡须，蛋有羽毛，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，但惠施、邓析却能论证它们；然而君子并不赏识，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，名声就像太阳、月亮一样无人不知，和舜、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；然而君子并不珍重，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所以说：君子对于行为，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；对于学说，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；对于名声，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；只有行为、学说、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。《诗》云：“既要有其物，又要得其时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[原文]

3.2 君子易知而难狎⁽¹⁾，易惧而难胁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欲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辞。荡荡乎！其有以殊于世也。

[注释]

(1)狎(xi2 侠)：不合乎礼义的亲近。

[译文]

君子容易结交，但难以勾搭；容易恐惧，但难以胁迫；害怕祸患，但不逃避为正义而牺牲；希望得利，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；与人结交很亲密，但不勾结；言谈雄辩，但不玩弄辞藻。胸怀是多么宽广啊！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。

[原文]

3.3 君子能亦好，不能亦好；小人能亦丑，不能亦丑。君子能，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⁽¹⁾；不能，则恭敬縻绌以畏事人⁽²⁾。小人能，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⁽³⁾；不能，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。故曰：君子能，则人荣学焉；不能，则人乐告之。小人能，则人贱学焉；不能，则人羞告之。是君子、小人之分也。

[注释]

(1)道：通“导”。(2)縻：通“撻”(z(n 尊上声)，抑制。绌(ch)触)：减损，贬低，使不足。(3)溢：水漫出来叫溢，引申指盛气凌人。

[译文]

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，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；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，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。君子有才能，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；没有才能，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。小人有才能，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；没有才能，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。所以说：君子有才能，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；没有才能，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。小人有才能，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；没有才能，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。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。

[原文]

3.4 君子宽而不慢⁽¹⁾，廉而不刿，辩而不争，察而不激，寡立而不胜⁽²⁾，坚强而不暴，柔从而不流，恭敬谨慎而容。夫是之谓至文。《诗》曰⁽³⁾：“温温恭人，惟德之基。”此之谓矣。

[注释]

(1)慢：通“慢”，怠慢。(2)寡：独特(参见《广雅》)，指出众。寡立：鹤立鸡群的意思。(3)引诗见《诗·大雅·抑》。

[译文]

君子宽宏大量，但不懈怠马虎；方正守节，但不尖刻伤人；能言善辩，但不去争吵；洞察一切，但不过于激切；卓尔不群，但不盛气凌人；坚定刚强，但不粗鲁凶暴；宽柔和顺，但不随波逐流；恭敬谨慎，但待人宽容。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。《诗》云：“温柔谦恭的人们，是以道德为根本。”说的就是这种人了。

[原文]

3.5 君子崇人之德，扬人之美，非谄谀也；正义直指⁽¹⁾，举人之过，非毁疵也；言己之光美，拟于舜、禹，参于天地⁽²⁾，非夸诞也；与时屈伸，柔从若蒲苇，非慑怯也；刚强猛毅，靡所不信⁽³⁾，非骄暴也。以义变应、知当曲直故也。《诗》曰⁽⁴⁾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；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”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。

[注释]